

中国科学的两条道路：

蒲慕明悉心培养中国人才，杨焕明大量雇佣打工仔

作者：科角兑

中国科技界在广播电台报刊杂志上最热门人物的桂冠，无疑属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。中国科技界内部静悄悄受人尊敬的，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无疑是一个。要说呢，媒体和社会上，知道啥科学家的话，那八九不离十是杨焕明。社会上知道蒲慕明的就没有几个人。反过来，科学界尊重杨焕明的很少，尊重蒲慕明的就多了。

蒲慕明到中国几年，他自己没有得到中国任何荣誉。而他带领神经所培养出来了两个院士：李朝仪、郭爱克，今年有两个院士候选人：段树民、周专。

杨焕明到中国十一年，造成的名气就他自己一个人。做院士候选人也就是他自己。

在中国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？也只有在中国才有这样的结局。

两个人年龄接近，作风迥异，好得一比。

四几年在大陆出生的蒲慕明，台湾长大，美国博士，八十年代是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首任系主任，也是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首任系主任。在美国做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讲座教授。99年创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。短短几年内，这个研究所不断突破中国生命科学发表论文的记录，到如今，海内外科学界广泛认为，蒲慕明的神经所撑起了中国生命科学的半壁江山。

五二年出生的杨焕明，78年杭州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，在温州医学院做过助教，到南京铁道医学院拿的硕士，88年得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博士。因为文革耽误，杨焕明得博士时，蒲慕明已经做了好多年美国的教授。

九十年代，美国的几个名牌大学争相挖蒲慕明：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、伯克利的加州大学。

杨焕明从88年到94年在法国、美国做了三个实验室博士后，出不来东西，在美国再待下去，下场就是终身给人做博士后打工了。

蒲慕明在美国时大论文一篇接一篇，在他做神经所所长以前，已经有过二十多篇《自然》、《科学》的论文了。

杨焕明在海外的导师水平也不咋的。他有过四个导师：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博士导师 Erik Niebuhr，法国 INSERM-CNRS 马赛免疫中心博士后导师 Bertrand Jordan，美国哈佛医学院博士后导师 Eurique Silva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（UCLA）医学院博士后导师 Richard Gatti。说起来，就算这四个人加起来，也不如蒲慕明厉害。

杨焕明在国外期间论文很少，质量很差，第一作者的论文，能好意思正式写出来的就是两篇：Clinical Genetics, 1990, 3: 94-10, . Human Genetics, 1990, 85: 25-30。如此记录，不光是在美国找不到工作，就是到中国，没有门路、不善钻营，也不好找工作呢。

杨焕明 94 年回国后，先在协和（直接做教授），再到科学院遗传所，直到 99 年做基因组中心主任以前，记录还是很惨，除了有篇海外合作的中间作者以外，还是没有啥好意思上得了台面的论文。

99 年以后就不同了。

蒲慕明是和一群海内外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一起，相互配合，成立神经所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静悄悄，把个小所搞得很好。

杨焕明是自己冲到国际舞台，以骗人的发言，擅自代表中国接下基因组的四分之一。然后回国要挟官方：我们已经代表中国了，你们怎么还不投钱？有些当官的怕中国丢面子被迫给钱，有些也要出出国际风头自愿上钩。杨焕明拿了大钱，邀了几个狐朋狗党，象那叫汪建的，对基因组学一窍不通，说起计算机来也是论吨位的，是杨焕明的主力军。有了中国穷人和国库的钱，买了美国现成的机器、试剂，轰隆隆开起来，这基因测序，不要动脑筋的东西，只要有机器，有一群没有脑袋的人来开关、上样，就能得结果。

蒲慕明是要招兵买马，支持年青人，支持研究生，让他们一个个动脑筋，出成果。一篇篇论文都浸透了智慧和心血。

杨焕明的成果也是有，不过不需要动脑筋，每一个工作和国外的思路都是一样的，每一个工作都是照抄上一个。里面有很多心血，不过心血是花在了要钱、要声势上，不是花在开机器上。

蒲慕明的神经所在《自然》、《科学》、《细胞》发表论文上百篇，每篇平均几十万人民币吧。

杨焕明在《科学》上有两篇、《自然》上有一篇，每篇需要几千到上亿人民币。

蒲慕明的神经所不同论文归功于不同作者，不同实验室，不同学生。几年下来，十几个年青研究员、几十个研究生，一个个成长起来。

杨焕明研究所，说到底，就是一个实验室。篇篇论文、个个工作，全都归功于杨焕明。十几个研究员给杨焕明打工，几十个上百研究生给杨焕明打工，更多的技术员给杨焕明打工。

这蒲慕明在外国做惯了领导，到国内来鼓励中国学生独立。

而杨焕明在外国打工打惯了，到国内来，用国家的钱，开外国的机器，让其他人都给杨焕明自己打工。

结果呢？

当官的，不断到杨焕明那里视察啊，鼓励啊，投钱啊。看基因组所的网页，就是官气十足、风光得很啊，顶级的官员到过那里，其他的那是不计其数了。

当官的，哪里有人到过神经所？看神经所网页啊，做 google 啊，除了成立那天，以后不仅科学院以外没有任何当官的到神经所看过，就是科学院自己，哪怕一个副院长也没踏上神经所半步。神经所的科学是做得有声有色，但是蒲慕明还在向学生哭经费困难。人家大“科学家”杨焕明啊，要钱就到报纸电视上去叫，到大官那里去要。这蒲慕明也是不懂中国国情，叫错了对象呢。

媒体啊，跟在杨焕明屁股后头追星，杨焕明天南海北，不懂的东西，也吹的欢的很。可惜遗传不懂，只会买仪器，遗传问题经常出错，给人公开私下耻笑，自丑不觉。

媒体啊，很少见到蒲慕明。蒲慕明给学生有演讲，讲的是体会，是想法。杨焕明是吹自己多厉害，国家还应该给自己多少钱。

这美国教授蒲慕明回国做事是让中国年青人成功、学生成长。这美国打工仔杨焕明回国，是做洋买办（购机器开公司），利诱中国青年做他的打工仔。

问问洋人，他们对蒲慕明培养中国青年人很敬佩，而且在意中国长久科技竞争力的进步。对杨焕明做买办开机器，洋人笑笑，无关紧要。杨焕明从中国官方拿的钱越多越好，洋人的机器、试剂可以畅销中国。没有智慧的项目、没有自己技术的项目，对洋人永远不会有啥威胁，是买办的特色。

国际上，蒲慕明做了好多名牌杂志的编委，不过没有一个中国的其它职务。

而杨焕明在国际上，没有一个编委，有许多中国的编委，许多中国的决策官銜。
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就是不同嘛。

好一派中国特色的风光。不知道这两条道路，那一条走得越来越红火？十年后瞧？五十年后瞧？